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205

雜譬喻經

失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  - 7
  - 8
  - 9
  - 10
  - 11
  - 12
  - 13
  - 14
  - 15
  - 16
  - 17
  - 18
  - 19
  - 20
  - 21
  - 22
  - 23
  - 24
  - 25
  - 26
  - 27
  - 28
  - 29
  - 30
  - 31
  - 32
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05
雜譬喻經卷上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（一）

菩薩度人，譬若巧乳母養子，有四事：一者洗浴使淨、二者乳哺令飽、三者臥寐安穩、四者抱持出入恒使歡喜。以此四事長養其子令得成就。菩薩亦復如是，有四事育養眾生：一者以正法洗浴心垢、二者以經法飲食使飽、三者禪定三昧隨時興立、四者以四恩饒益一切恒令歡喜。以此四事勸誨一切，長育眾生使得至道。

（二）

世間有二知識，常與人為因緣，令人得大罪，亦令人得大福。何謂二知識？一者惡知識、二者善知識。譬如賊師造惡逆，殺害君父破亂天下，眾生被毒殃無不加，與之從事令人得大罪。如釋迦文菩薩發意求道救護眾生，四等四恩接護一切，三界五道靡不蒙度也！所謂善知識與之從事，令人得大福。

（三）

昔南天竺有一國名私呵絜，處海渚之上，其城縱廣八萬餘里。時他國有一老母名阿龍，遭難荒亂流離在此國，孤單無所歸，依乞匄生活，詣長者家欲求寄附。時長者婦見之，問訊老母，老母具自陳說窮厄之意。長者愴然愍之，語老母言：「可住我家耳，當相資給。」老母喜曰：「吾無以上報，當以小小作使，所作眾務不敢憚勞也！」便停止住。意有悲喜：「昔日供侍眾僧隨意所設，今日忽爾窮厄，施心不達，內自感傷。」前禮道人，問訊已訖：「不審僧朝中得供未也？」道人答曰：「朝來入城乞匄了無所得，是以便還所解耳！」老母即念：「欲得飯眾僧，而自了無所有。」白諸道人：「我今入城視之，若得供辦者，當還白之！若無者亦當使知消息。」於是眾許可，各各解住樹下。
於是老母還舍啟長者婦，宜用數千錢：「今我雖在此作使，願身自賣終身為婢，可立券要。」長者婦問曰：「卿在此仰我衣食，欻復用錢為？持作何等？」老母白言：「私宜急用，不可得說。」於是長者婦以錢與之，語言：「為持去用，若有時自可還，我以券何

為？」老母得錢，詣其左右先素知識者，具以情告之：「以錢人人付，使為供六十家。」須臾已辦，齎詣道人。「本謂無實定，至誠乃爾。」皆怪其精進，出於不意，而問老母：「居止何處？吾朝分衛無里不遍，何以都不相值見耶？」老母具自陳說本末：「我是某國中人也，家素奉佛供養眾僧。值世荒亂流離至此，室家蕩盡一身孤獨，依附此國大長者家，給其使令，仰其衣食，空身寄命了無一錢。向見道人悲喜交集，心有所懷，悲願不果。白夫人：『以身自賣，求索少少，欲飯眾僧。』慈惠見愍，微誠得遂耳！」道人歎曰：「真可謂盡信施矣！」皆相謂曰：「吾等亦為五陰之身行求分衛，今日之食便為噉人肉也，宜各建意以報施功。」眾人齊心立八惟務禪，精誠感通即獲超定，神足威靈振動境界，樹木曲躬有似跪拜。道人見證，讚敘施主。

國王驚肅怪其所以，召諸群臣共議：「原其感瑞，何緣致茲？」臣下四出觀察其所由，見城門外道人群集，施者濟濟，其共相慶賴。即入白王，王曰：「正是所為，速請呼來！」臣下還宣王命。老母怖悸懼有非禍，報答臣曰：「吾身繫屬長者婦，不得自由。」臣還白此意，王曰：「并請命來。」於是長者婦聞王勅命，即與老母詣王所。王問其意，老母具以本末白王言。王曰：「吾為國主富有自在，然不知奉敬三尊、供養道士，如此老母致感若斯！」王曰：「此母則吾師。」迎着宮內，香湯洗浴坐於師位。宮人、婇女合二萬人，王身受戒為優婆塞，夫人、婇女為優婆夷。國人一切普發道意。

（四）

昔道人於山中學道。山中多有蝮蛇，道人畏之，便依一樹下，高布床褥坐禪念定；而但苦睡，不能自制。天人則於空中笑，覺之，遂睡，不解天人因作方便，欲恐令不睡極。夜，天人言：「咄咄道人，毒蛇來矣！」道人大怖，便然燈火，遍求之不見。天人數數不止，道人乃更恚曰：「天人何以犯兩舌？都不見物，云何為言言毒蛇？」天人語道人：「何不自觀內毒蛇？身中有四蛇不除，如何更從外求之乎？」道人聞天人語，即自思惟：「觀身歷藏，乃知四大為五陰六衰所沈沒，無數劫來至今未脫。」即解四諦苦空非身。天未曉，漏盡意解，六通具足，得羅漢。

（五）

昔有阿育王，於境內立千二百塔寺，後得病大困。有一沙門往省王，王與相見，悲不能自勝。道人曰：「王前後所作功德不可計數，當開大意，莫有恨也！」王言：「正使死至，不能有恨也。所以悲者，前為千二百寺，各織作金縷幡蓋千二百枚，欲自懸幡散華，於諸寺物始得辦，而得重病，恐不卒本願，故自悲耳！」道人語王：「好！」叉手一心，令王悉見一界中塔。道人即現神足，應時千二百塔皆在王前。見大歡喜，病即時差，取金幡金華懸諸剎上，塔寺低仰皆就王手。王得本願身復病愈，即發大意，延二十五年，遂作功德逮得不退轉。

（六）

昔有阿育王，拜為政位，二十八萬里盡屬之，陸地龍、閱叉等亦奉獻臣使，無不伏者。唯有一龍王，北界所止之，池廣三百餘里，得佛一分舍利晝夜供養，獨不降首於阿育王。王即舉四種兵到其池上，龍不出應。龍有威神，王亦不能得前。如是三往，不能得龍。「所以威神并者，福勝我故也！吾今當大作功德供養三尊，以往取必得不疑也！」於是修立塔寺、廣請眾僧，數數不息。欲自試功德，便作一金龍，作一王身，著稱兩頭稱其輕重，作功德並稱二像，龍重王輕；後復稱之，輕重衡平；復作功德，後王稱日重、龍稱日輕。王知功德日多，興兵往討，未至道半，龍王大小奉迎首伏，所得佛一分舍利者獻阿育王，阿育王復興塔寺廣闡佛法。

（七）

昔佛般泥洹去百年後，有阿育王愛樂佛法，國中有二萬比丘，王恒供養之。諸九十六種外道生嫉妬意，謀欲敗佛法，自共聚會思惟方便。中有一人善於幻化，便語眾人：「吾欲作幻，變惡鬼形索沙門，聞之必散亡。當知其不如，必來歸吾等道矣！」異道所奉神，名摩夷首羅，一頭四面八目八臂，諸鬼之最是可畏者。梵志即作是身，將諸醜鬼二百餘頭，洋洋行於國中，徐徐進前至王宮門，一國男女莫不怖懼。王出迎之，見大惡鬼，稽首問曰：「不審大神何所勅欲？」鬼語王言：「吾欲噉人。」王言：「不可爾也！」鬼曰：「若王惜人民者，國中有無益王者付我噉之。」王言：「無有也！」鬼言：「諸沙門等，亦不田作、亦不軍征、不臣屬王，此則無益者，付吾噉之。」王心不樂，事不得已，便遣使詣祇桓，道其消息。

二万比丘中有最下沙彌，年十三歲名端正，白諸比丘：「我當行應焉！」即便聽許之。沙彌出外語維那曰：「其有梵志墮祇桓中者，便共剃頭，無令得脫。」便往其所，語鬼神曰：「知汝來欲噉吾等，吾等是僧中最小，故來先相差次，其餘比丘安次當來。」沙彌復言：「吾旦來未得食，卿等飯我令得一飽，乃却噉我。」鬼神與之。時從鬼梵志亦有二萬餘人，王作大厨，當與此等。沙彌便取二萬人食，具皆著口中，神足飛著祇桓。故未飽，復取二萬梵志吞之，亦以神足送著祇桓中。時作幻梵志走大怖懼，還復為人，稽首謝過，願作弟子。諸比丘盡剃諸梵志頭，為說經法，皆得羅漢。一國人民無不歡喜得福得度。王思惟言：「一小沙彌感動如是，況摩訶衍海何所不有者哉？」便發無上正真道意。從是以來，佛法興盛，于今不滅。

（八）

昔有國王喜食人肉，勅厨士曰：「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厨。」以此為常。臣下後咸知之，即共斥逐捐於界外，更求良 賢以為國王。於是噉人王，十三年後身生兩翅行噉人，無復遠近，於山中向山樹神請求祈福：「當取國王、五百人祠山樹神，使我得復還國為王。」於是便飛行取之，得四百九十九人，之山谷以石密口。時國王將諸後宮詣浴池戲，始出宮門逢一道人，說偈求乞，王即許之，還宮當賜金銀。時王入池當欲澡洗，噉人王空中飛來，抱王得去還於山中。國王見噉人王，不恐不怖顏色如故。噉人王曰：「吾本捕取五百人當持祠天，已有四百九十九人，今復得卿一人，數已滿，殺以祠天。汝知是，何以不恐懼乎？」國王對曰：「人生有死、物成有敗、合會有離，對來分之，不敢愁也！旦出宮時，道逢道士為吾說偈，即許施物，今未得與，以是為恨耳！今王弘慈寬恕，假數日中布施訖還，不違要誓也！」即聽令去，而告之曰：「與汝七日期，若不還者，吾往取汝亦無難也！」
王即還宮都中，內外莫不歡喜，即開庫藏布施遠近，拜太子為王，慰勞百姓辭決而去。噉人王遙見其來念曰：「此得無異人乎？從死得生而故來還。」即問曰：「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，而卿捨命所信，世之難有，不審何守志趣？願說其意。」即曰：「吾之慈施至誠信盟，當得阿惟三佛度十方。」彼王曰：「求佛之義其事云何？」便為廣說五戒、十善、四等、六度。心開坦然，從受五戒為清信士，放四百九十九人，各各令還國。諸王追是後王共至其國，感其信誓蒙得濟命，各不肯還於本國，遂便住止此國。於此國王，各為立第一舍，彫文刻鏤光飾嚴整，法國王飲食服御，與王無異。

四方來人問言：「何以有此如王舍，遍一國中？」眾人答曰：「皆是諸王舍也！」名遂遠布。從此以來號言王舍城。佛得道已自說本末：「立信王者我身是也，噉人王者殃崛摩是，還王舍說法所度無量，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！」佛說是時，無不歡喜，得福得度，不可訾計。

（九）

昔雪山有白象王，身有六牙，主二萬象。象王有二夫人，一人年長、一人年少，每出遊戲時夫人挾左右。時王出戲，道過一大樹，樹花茂好，欲取二夫人身上以為光飾。鼻絞樹而搖逍之，風吹樹花獨落大夫人上，小夫人在下風不得華，謂王為有偏意，內生毒心。後王池中生一金色千葉蓮花，小象見之取持上王，王得以與大夫人使著頭上；小夫人遂益妬忿，念欲害王。雪山中多有道士，於是小夫人採取美果每供養百辟支佛，以後山上臨一嶮處而自誓願：「持是前後施辟支佛福報生於人中，有豪勢、自識宿命，害殺此象王。」即便放身自投山下而死。
神來生人間，為長者女，明慧遠識端正無比。其女長大，國王聘為夫人，愛重之。夫人念言：「今真得報宿怨矣！」便以梔子黃面委臥稱病。王入問之，答曰：「夜夢見象，頭有六牙，欲得其牙持作釵耳。王若不得此象牙者，病日篤矣！」王素重之不敢違意，即召國中諸射獵者得數百人，而告之言：「汝等山中頗見有白象身有六牙者不？」皆言：「未曾見也！」王意不樂，使夫人呼獵者共道此意。夫人言：「此間近處實無此象，汝眾中誰有能耐苦大膽者乎？」有一人長跪曰：「我最可矣！」於是夫人與萬兩金，與其鐵鉤、斧鑿及法衣一具，告之：「汝徑詣雪山中，道當有大樹，左右有蟒，身長數百丈不可得近，斧鑿穿樹從中過去。前行當見大水，有樹木臨水上，取鐵鉤鉤上樹，尋枝進而前度至象所住。視其常可頓止處，當下作深坑薄覆其上，在中伺象來時，以箭射之。即著袈裟如沙門法，象奉三尊終不害汝。」獵者受教即涉道去，七年七月七日到象所止處，作坑入其中。須臾象王還，獵者以毒箭射之，象被此箭不從遠來，便以鼻撈其邊地，見坑中人，即問：「何人？」其人大怖懼自首言：「我是應募人。」象王即知是夫人所為，自截其牙用與獵者。語人言：「汝還去，諸象見汝即當害卿，教却行去，群象必當尋迹追汝。」象王以威神將護，七日之中得出部界，還至本國以象牙與夫人。夫人得之反覆視之，且喜且悔，未幾吐血死近。

釋迦文佛在世時，天、龍、鬼神、四輩弟子大會說法，坐中有大比丘尼，遙瞻視佛便大聲笑，須臾復舉聲哭，眾坐中無不怪者。阿難問佛：「云何此比丘尼得阿羅漢，何因且悲且喜不能自勝？願聞其事。」佛告阿難：「爾時白象王者我身是，夫人者今瞿夷是，小夫人者今比丘尼是，以得神通識往昔事，所以悲者，不事心所喜，笑者，賊害善人更從得道。」眾會聞，皆念曰：「與世尊作惡因緣猶尚得度，況有道德之因緣乎！」一切眾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願及十方廣度一切。

（一〇）

昔佛詣倮國受須竭請，其國近海，龍興雲雨，佛恐漂沒人民，受飲食已，引眾詣阿耨達池。佛會畢，眾坐已定，告：「舍利弗不在會中。」天帝念曰：「佛左右常得神足智慧，益佛光輝。」佛知其所念，告目揵連：「汝往呼舍利弗來。」目連作禮而往。舍利弗補護法衣，目連曰：「佛在阿耨達池天大會，佛使我來相呼，願以時去。」舍利弗言：「須我衣竟。」目連答曰：「不時去者，吾當神足取卿及山石室置右掌中，持詣佛所。」舍利弗便解腰帶著地，語目連曰：「汝能令帶離於地者，我身乃可舉。」目連即舉之，地能為振動，帶不可舉。目連以神足還佛所，舍利弗先坐佛邊，目連乃知神足之力不如智慧之力也。

時坐中有一比丘，耳中有須曼花，眾坐皆疑：「比丘之法離於花飾，而此比丘著花何謂？」天帝即白佛言：「不審比丘何以著花？」佛告比丘：「遣耳中花。」比丘受教即手挽去其花；續復如故，如是取去，其處故有。佛語比丘：「以神足去之。」即以三昧力作數千萬手，虛空中取耳中花，花故不盡。眾坐乃知是道德因緣，非暫著花也。天帝白佛：「願說本末，使眾會疑解。」

佛告天帝：「昔惟衛佛時，從來九十一劫，時佛大會說法，有一醉客在會中聽，聞經歡喜，耳上著花取散佛上，作禮而去。命終之後，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，不復更三惡道。欲知彼時人者，今此比丘是也，散一花福至今得道，故未盡也。」天帝白佛言：「往日醉客不受戒，亦不行六波羅蜜，一散花福乃九十一劫于今不盡，何況多作者！」佛告天帝：「當知薩芸若饒益一切如是。」一切眾會聞說如是，大歡喜，普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（一一）

昔佛始得道，教化天下莫不承勳，唯舍衛國王不時信解。佛之精舍與王園觀隔壁相近，皆臨江水，精舍中有沙彌者三百餘人，每給三尊使令。時維那使諸沙彌各持瓶於江上取水。諸沙彌至江岸，便脫袈裟作屋戲。時王波斯匿與夫人在樓觀上坐，遙見沙彌等共戲如是，即謂夫人：「我之不信瞿曇，良以為是。瞿曇之等，自稱清淨無有陰蓋，彼今戲樂與我無異，那得言真？」夫人答王：「譬如海中龍蛇，摩訶衍法亦復如是！有得道者、有未得道者，不可一論也！」夫人語未竟，諸沙彌等著衣服，各各取水正往向精舍所在，以神足挑三百瓶著虛空中，各各飛逐皆入精舍。夫人便指大王所言：「王意未盡者，今現神足何如也！」王見大歡喜，即下觀，與群臣百官共詣佛所，稽首作禮歸命悔過。佛為說法，王及夫人、一切眾會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（一二）

昔舍衛國梵志、長者出城遊戲，展轉到祇桓邊。佛知其人有功德可度，佛即出坐一樹下，放大光明照祇桓界，樹木土石皆作金色。梵志見光，問從者曰：「此為何光乎？」從者答曰：「不知。」長者曰：「非是日光耶？」從人言：「日者光熱，此光寒溫調和，非日光矣！」長者復問曰：「得無火光乎？」從人曰：「非火光，火者動搖不定，此光不動然，不像火光也！」從人思惟知之，語長者：「此是沙門瞿曇道德之光！」長者即曰：「勿說此！吾不喜瞿曇，速迴車還。」佛便作變化，三面皆自然有大澗，所向不得過，唯於佛前有道徑。從人白言：「瞿曇邊有道過矣！事不得已。」如前，遙見如來，即以扇覆面；佛復以威神，使內外徹舉目，故與佛相見。悟覺，下車，稽首作禮。佛與說法，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尋得不退轉。背佛去者尚得道慧，何況信向者哉！

（一三）

昔波羅奈國有大力士八人，一人當六十象力。中有一人，獨多權奇兵法，六十四變文武皆具，以是自恃無所畏難。佛觀其人必墮惡道中，往到其所欲度脫之。守門人白：「瞿曇在外，來欲相見。」力士聞之，語左右言：「瞿曇所有智豈能勝我？不如我也！」語守門者：「發遣令去，不能見之！」佛三詣門不見。佛於是化作年少力士來捵技，門人入白，力士問曰：「得無是國中八人耶？」門人答言：「年少耳！未曾見也！」力士出外相見，將詣戲場，輕其年少便欲撲殺之，語年少曰：「強來前，當共手搏。」二人俱前，當欲

合之間，佛以神足舉着空中去地十餘丈，下向視地但見火刃，都失貢高瞋恚之意，但恐畏死，遙於空中言歸命下方。力士乞得全命，佛便著地還見佛身。力士知是佛，稽首作禮：「我當知佛神足力如是，不敢憍慢乃至於今也。願見原恕，以滅重殃。」佛即受之，為說深法。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即得阿惟越致。佛之權道所度如是。

（一四）

昔羅閱祇國有婆羅門子，獨與母居，年少長大自問其母：「我父何所奉事？欲習其蹤。」母語子言：「汝父在時，一日三反入水自洗浴。」子言：「父作是，何所希望乎？」母言：「恒水遣垢，可得神通矣！」子曰：「不然。」母謂子：「汝寧有異見乎？」子言：「若其然者，水北居民日驅牛南渡，於日再洗浴，何不得道？且水中有魚鼈之屬在水活，何以復不得道耶？」母言：「汝意云何？」子言：「唯有如來八解之池三昧之水，浴此乃無為耳！」因報母言，當詣佛所求沐神化。於是母子至佛所，佛為說法，子作沙門得羅漢道，還為母說法，復得須陀洹道。
雜譬喻經卷上

雜譬喻經卷下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（一五）

昔罽賓國中有一比丘，廣訓門徒數百餘人，中有得四禪者、得五通者、得須陀洹者、得阿羅漢者。時有安息人到罽賓國，見比丘教化如是，有信樂心，為作弟子。未久之間成五通行，便現神足於眾人前。師告之曰：「汝雖得五通，意結未解，莫現神足以自貢高也！」便心恚師，謂師妬奇，自念曰：「當還生地現道德耳！」即飛到本國，詣安息王殿前，現神足飛來。王為作禮而問：「道人是何國人？」比丘言：「我王國人，詣罽賓國學道，今所以還，欲福土地報所生恩。」王大歡喜即長跪白：「願道人自從今日常住我宮中，受我供養。」比丘即可之。王手自供養，或使夫人及婇女來，比丘便有欲意向青衣，諸臣下知之，以白於王，王逆呵之；王所以不信者，本見其飛來故也。未久之間青衣腹大，諸臣復啟王，王以夫人為驗，乃知其實，即奪法衣，遣使令去出宮，以是道人故，不加楚毒。比丘出外行作劫人賊，無當前者，王不知是前比丘也，謂：「募雄士使人生捕。」將來，定是前比丘，王問曰：「汝前犯慾謂為誤耳，云何復劫人乎？」比丘叩頭曰：「窮，無復餘計故也！」王曰：「我本見汝神足飛來，故不忍加於汝毒。今復赦汝，勿復犯我界中。」解放令去。比丘念曰：「如行客作，求生活也！」即自銜。有屠家顧使拋牛刺羊，事事皆為，後使打骨，迸挑中面壞其眼根，無所復見，不復中使，主人遣令其去。於是持一破杅，順巷行乞遂成賤人。

比丘更變其間數年，師以道眼觀察，欲知所在，見比丘如此在安息市乞。時門徒中但學五通不求斷苦者五百餘人，師告之曰：「汝等速嚴，今當共行省往日安息弟子。」弟子皆喜曰：「彼道德必大茂盛。」師乃自屈往省，皆承神足須臾以到住於其前。師呼其名，即答師聲言：「和上來耶！」師言：「爾故來相省。」師問曰：「何緣乃爾？」弟子具陳本末，辯說所犯意。師語諸弟子：「得五通，非堅固道也，不可恃怙矣！」師說是時，五百弟子皆得六通成應真道，彼一弟子慚愧無辭，師徒一切更還本所。

（一六）

昔有一國豐熟饒人，他國欲來取之，即興兵往。國中已知便大發兵，十五以上、六十已下盡當征行。時有一人為織氍(音楪)公，年向六十，其婦端正，常輕慢夫主，聟每敬難丈夫事之。聟語婦言：「今應行，被勅自具兵仗及資糧器物。願時發遣。」婦與夫一五升器以用盛糧，織氍杼木一枚——長丈一尺。婦言：「汝持是行鬪，無有餘物也，設令破是器、失是杼木，不復共汝作居家。」夫便辭去，不念當為軍所傷害，但畏二物差錯失於婦矣！道逢彼兵共鬪，軍不如即退，氍公恐二物差錯則失婦意，眾人皆走，便舉執杼著頭上向賊而獨住。彼軍見之，謂呼：「勇猛！」不敢復進却退。於是國軍更得整陣，并力進戰即大得勝；彼軍不如，死散略盡。王大歡喜當賞有功，眾人白王：「織氍者應與上功。」王因呼見，問其意故：「汝何緣獨得却大軍乎？」對曰：「實非武士，家婦見給從軍二物，設當失此二物者，婦則委去不成家居，是以分死欲成二物，因之却軍，實非勇健所致也！」王謂諸臣：「此人本雖畏婦，要濟國難，當與上功，即拜為臣，賜其寶貨、宅舍、婇女，其次於王，子孫承福世世相繫。」此世間示現因緣所得。佛借以為喻，婦與夫五升器、丈一尺杼木者，譬佛授弟子五戒十善也！屬夫言堅守二物不毀失者可得與吾共居也，此謂持法死死不犯者則得與佛俱昇道堂矣！既得當敵却軍復見封賞者，譬守戒人現世怨家橫對為之消滅，後世受福天堂自然者矣！

（一七）

昔舍衛城中有豪貴梵志，財富無數聰識明慧，然墮邪見不信善，謂呼無益。時舍利弗以道眼見，念是長者宿有大福得為豪富，念食故不復造新必還三塗，當往度之。便現神足當其坐前持鉢而住。時梵志方坐飲食，見舍利弗甚大瞋恚，即推門家撾打，盥手已，還坐食，亦不請坐，亦不遣去，食竟洗手漱口，含一口水吐著舍利弗鉢中言：「持是去，相施是。」舍利弗言：「使汝長夜受福無量。」即還去。長者懅，恐行訴言，使人尋之。舍利弗徑還精舍，以水和泥，泥佛所經行處，白佛言：「彼慳貪見施一口水，今用泥佛經行處，願佛經行其上，使彼長夜受福無量。」佛即為經行三昧。長者所遣伺候者，具見如是，還白長者：「佛所棄輪王位，行作沙門，持鉢求食，非有貪求也！欲度眾生故耳！」具以本末說之。長者大悔有不事心，舉家大小盡詣佛所懺悔謝過：「愚癡無狀，願恕重殃。」佛為受自歸，為其說法，疑解結除得不退轉。

（一八）

昔波利弗國比於餘國，最豐熾盛，真人、神人，下至不肖九品，皆具道德，仙經及流俗書亦復具足，金銀穀帛無物不有，佛每稱之為聞物國。時諸外道九十六種，咸共議曰：「佛說國無不有，當共往求國所無者，因此折之，令不至誠，然後吾等必得敬事。」梵志議曰：「未聞此國有羅剎鬼，當故求之，必不可得，此顯佛證道不政矣！」遍循行市里求欲買鬼皆無有賣，梵志喜曰，謂以得策。天帝知之梵志謀計，即便來下化作賈人，坐於肆上有如賣物。梵志循肆次到其前，問：「有鬼賣不？」天帝言：「有，欲得幾頭？」梵志相謂：「此虛言耳，所從得鬼賣而言幾頭乎？」梵志等曰：「欲得數頭。」天帝便開肆門，惡鬼忽有數十頭，梵志見之甚大怖懅，各各心念知佛至誠，皆詣佛自歸言：「波利國雖眾物普有，其空手往者一物叵得，持財貨買，無物不得。」借以為喻，此是世間示現，譬薩芸若城其中無所不有，四等、六度、三十七品，聲聞、辟支，上至如來。若有人不修德行，於薩芸若中望有所獲，不可得也！若奉聖教撿身口意，譬如有貨，無願不果矣！

（一九）

昔天竺國有松寺，中有四道人皆是六通。國中有四居士，各請一道人長供養之。四道人各行教化，一人至天帝釋所；一人至海龍王所；一人至金翅鳥所；一人至人王所。於是四道人所受供養，鉢中之餘還分檀越食之，百味具足所未曾見，各問道人：「所從得此？」道人即為各說本末。於是四居士各發一願。一人言：「願生天帝釋宮。」一人欲生海中作龍；一人欲生金翅鳥中；一人欲生人王中作子。壽盡皆得往生為四神王。同時有念，欲八關齋，遍觀靜處，唯摩竭王後園寂寞，皆到園中各坐樹下，慈心奉齋行六思念意，一日一夜。明旦事訖乃相就語，摩竭王曰：「卿等何人也？」一人言：「我是天王。」一人言：「我是龍王。」一人言：「我是金翅鳥王。」一人言：「我是人王。」四人相見，說本末已，皆大歡喜。天王便言：「吾等俱齋，誰得福多者？」人王言曰：「吾之欲近在園外，音樂之響乃徹聞此，能於中專心，吾福第一。」天王曰：「吾之天上七寶宮殿，玉女眾妓衣食自然，不復想念，遠來全齋，福應第一。」金翅王言：「吾之所好，唯食龍為美，甚於五樂，今共一處無有惡念大如毛髮，吾福第一。」龍王曰：「吾之等類是金翅糧供也，常恐見食，畏怖藏竄，今在一處，分死全齋，吾福第一。」摩竭王曰：「吾有智臣名披陀類，吾當請之，使令決義。」即召已到，具語其意，披陀類便取青、黃、白、黑四種之繒懸著空中，問於四王：「四色在空，各自異不？」四王曰：「異色

灼然矣！」臣曰：「繒影在地為異無？」答曰：「不異也！」臣言：「今四種受形各異，譬如繒色質不同也，今之法齋志趣一味，譬如地影無若干也。今四尊王發大道意，精進慈齋，得佛之時，相亦一等，無若干像。」四王歡喜，即得道眼。

（二〇）

昔有富迦羅越有兩子，父得病臨困，囑大兒曰：「汝弟幼小未有所知，今以累汝善營濟之，勿使飢寒。」父子悲訣，於是遂亡。後時婦語其夫曰：「君弟小，長當嬈君家，所有之物皆當分之，曼其未大，何不除遣？」兄始不肯，數語不已，兄便隨之。將弟出城詣深塚間，縛著栢樹不忍手殺，欲使虎狼惡鬼害之。語弟曰：「汝數犯我，使汝在此宿昔思過，明日當相迎。」便捨之去。須臾日暮，鵄鵰狐狸所在鳴呼，弟大怖懅無所歸告，即仰天歎息曰：「三界之中寧有慈仁受自歸乎？今日困厄懷怖無量。」於是如來覩彼求救，正坐三昧放大光明，名曰除冥，照塚間，即時大明。次放一光明曰解縛，光至兒所，縛即緩，身不復痛。次放一光名曰飽滿一切，兒見光明即不復飢。於是如來尋光詣彼，使手自解縛而告之曰：「欲何所趣乎？」兒白言：「願我作佛，脫一切厄如佛今日。」即發無上正真道意。佛為說法若干正要，逮得不起法忍。白佛言：「我兄雖有惡念違孝害我，因此得見佛斷生死苦，欲往報恩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宜知是時。」便以神足飛往兄家。兄婦見之慚懼無顏，即語兄曰：「雖用惡妻子之言縛我著塚間，因緣是事今日得道，皆兄恩也！」為兄嫂說法，便得須陀洹。

（二一）

昔佛在，天王釋數下供養三尊，唯摩訶迦葉獨不肯受。何以故？本願但欲度貧窮人故。於是天帝作權方便，夫人俱下作貧家公嫗，弊草屋下。時摩訶迦葉入城分衛，天帝公嫗迎為作禮，自說：「寒貧，願受麤食。」迦葉可之。反迦葉鉢盛滿甘露，使形色麤惡，其實而百味。方舉口，香甘非常，即三昧觀乃知天帝。迦葉言：「卿之福祚巍巍乃爾，何以故不厭足耶？」天帝報言：「三尊福報甚豐無量，是以智者未嘗厭足也！」

（二二）

昔外國有一松寺，中恒有眾僧百餘人共於中止學。有一優婆夷，精進明經，去寺不遠，日飯一沙門，眾僧自相差次，從頭至竟，周而復始。其有往者，優婆夷輒從問經義，自隱學淺者每不喜往。有一沙門摩訶盧，晚作沙門一無所知，次應往食，行道遲遲却不時至。優婆夷逢見之，言：「此長宿年老，行步庠序。」謂是大智慧，益用歡喜，與作好食。畢施高座欲令說法，道人上座實無所知，自陳體中言：「人愚無知實苦。」優婆夷聞是便思惟之：「愚無所知，則是十二因緣本。是生死不絕，致諸苦惱，是故言甚苦。」思惟反覆即得須陀洹道，便起開藏室，欲取氈布施道人；道人便下座捨去，還於精舍。優婆夷出，不知道人處為所在，門中望亦復不見，真謂為得道神足飛去也。優婆夷便持白氈衣詣精舍求道人，道人恐追呼，入房閉戶藏，其師以得六通見有追者，謂有所犯。即定意觀，知優婆夷得須陀洹道，呼摩訶盧令出受施。師為說本末，摩訶盧歡喜，亦得須陀洹道。

（二三）

昔有老母唯有一子，得病命終，載著塚間停尸，哀慼不能自勝，念曰：「正有一子當以備老，而捨我死，吾用活為？」遂不復歸，便欲併命一處，不飯不食已四五日。佛以知見，將五百比丘詣塚間。老母遙見佛來，威神之光奕奕，寤醉醒，前趣佛作禮却住。佛告母：「何為塚間耶？」白言：「世尊！唯有一子捨我終亡，愛之情切，欲共死在一處。」佛告老母：「欲令子活不耶？」母喜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索好香火來，吾當呪願，令子更生。」重告老母：「宜得不死家火。」於是老母便行索火，見人先問：「汝家前後頗有死者未？」答曰：「言先祖以來皆死過去。」所問之家辭皆如是，以經數十家不敢取火，便還佛所，白言：「世尊！遍行求火，無有不死家，是以空還。」佛告老母：「天地開闢以來，無生不終之者，生者求活亦復可憙，母何迷索隨子死？」意便解寤，識無常理。佛因為廣說法要，老母即得須陀洹道；塚間觀者無數千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（二四）

昔王舍城中人民多豐饒，九品異居不相雜錯，別有一億里，有一億財者，便入中居。時有居士，規欲居中，便行治生，苦身節用廣諸方計，數十年中九十萬數未滿一億，得病甚篤自知不濟。有一子年七八歲，囑語其妻曰：「吾子長大，付與財物令廣治生，使足滿一

億，必居其中，全吾生存之願矣！」言竟終亡。喪送事畢，母將子入，示其寶物：「父有遺教，須汝長大具一十萬足滿一億，居億里中。」子報母言：「何必須大？便可付我，早共居之。」母即付之。於是童子以財物珍寶供養三尊、施與貧乏者，半年之中財物盡了。其母愁惱，怪子所作。童子未幾身得重病，遂便喪亡。其母既失財，子又幼喪，憂愁憶之。中有最富者，八十居而無子姓，於是童子往生其家，為第一婦作子。滿十月生，端正聰明自識宿命，母自抱乳確不肯食，青衣抱養亦復如是。兒前母聞生子如是，偶往看。見愛之，即抱嗚噦，開口求食。長者大喜，重雇其價使養護子。長者便與夫人議曰：「吾少子性，他人抱養不肯飲食，此婦抱撮兒輒歡喜，吾今欲往迎取以為小妻，令養視吾子，為可爾不？」夫人聽之，便以禮娉迎來，別作屋宅，分財給與，無所乏短。兒便語母：「為相識不？」母大怖懅而言：「不相識。」兒白母言：「我是母之前子，取母九十萬分用布施，今共來作八十億主，不勞力而食福，為何如耶！」母聞是言，且悲且喜。其兒長大，化一億里為摩訶衍道。故謂：「正便億千出之，一邑里能為室舍，安諸施以道，菩薩所入如是」。

（二五）

昔外國有人，多種白氍草，若過時不取，失色不好。至時大雇客，晨夜兼功略不得息，主人以作人勤苦，大為作好肉羹故飯。時羹欲熟香氣四聞，有一老鴉當其上飛，爪[爬-巴+國]糞正墮著羹中，厨士見之，即欲斷取，即消散盡。厨人念曰：「欲更作羹，時節已晚；欲持食人中有不淨。計此少糞不足敗味，猶可食人，但自當不噉耳。」客皆來坐飯斟羹，客作既食，厨人且飢，不食其羹，客呼厨士人，取好肉以噉之。厨士知不淨，恐失人意，強咽吞之，不以為味也。佛借以為喻，三界眾生脫美色慾，莫覩不淨，展轉惑沈，猶於飢夫食美羹者，菩薩大士入生死教現受色，具了不淨不甘不樂，若厨士強食其肉吞而咽之，不味者矣！

（二六）

昔者阿難入城分衛，時蠱道家女，出行汲水，見阿難端正有慾意向，還語母言：「外有瞿曇弟子，為我致之。」母便召所奉鬼使惑，阿難不覺忽到其家。時蠱道母語阿難曰：「今以女相施，不復得去也。」阿難報：「我不隨其語。」蠱母作一火坑謂阿難言：「寧就火焚？寧就我女？」阿難恐怖一心，佛即申手遙摩阿難頭，

蠱道家鬼見佛手在空中來，威神無量，皆奔波走，過撥蠱母著火坑中，身體燋爛，既且然得濟。阿難即時得還佛所。後時蠱道母還召鬼神而責數：「汝等不能轉瞿曇弟子使惑，何因推我著火坑中？」鬼神答曰：「吾昔與波旬合八十億眾，詣貝多羅樹欲壞菩薩，菩薩以手指地，其手纖長、合縵掌、內外握、千輻輪，威神無量，八十億眾皆顛倒墮不得復形，今復申來趣，吾等實迮怖，是以散走不當住也。我等鬼神自常儀，若行中人，不中便自害。想亦久知，何所責吾？」蠱道母乃知佛為尊，即三自歸，得須陀洹道。

（二七）

昔者海邊有樹木，數十里中有獼猴五百餘頭。時海水上有聚沫，高數十丈像如雪山，隨潮而來住於岸邊。諸獼猴見，自相與語：「吾等上是山頭，東西遊戲不亦樂乎！」時一獼猴便上頭徑下沒水底，眾獼猴見，怪久不出，謂沫山中快樂無極，是以不來。皆競踊跳入沫聚中，一時溺死。佛借以為喻：「海者謂生死海也，沫山者五陰身也，獼猴者人識神也，不知五陰無所有，愛欲癡著，從是沒生死海莫有出期。」故維摩詰言：「是身如聚沫，澡浴強忍。」

（二八）

昔長者須達七貧，後貧最劇乃無一錢，後糞壤中得一木斗，其實栴檀，出市賣之，得米四斗，語婦曰：「併炊一斗，吾當索菜茹還。」時佛念曰：「當度須達令福更生。」炊米方熟，舍利弗往，婦見歡喜，一斗米飯悉投著鉢中。更炊一斗方熟，目連復往，亦歡喜與之。復炊一斗，迦葉復往，亦復與之。適有一斗尋復炊熟，如來自往，婦自念言：「間日乏糧莫有降者，今有是米，如來躬顧，得無罪畢，福將欲生者哉！」一斗米飯盡施如來。佛口呪：「願罪滅福生，從今日始。」須達尋歸，婦恐其恚便問曰：「如今佛來，及舍利弗、目連、迦葉盡來求食，家中所有米當與不耶？」答曰：「當與，福田難遭，若來求者是為值遇。」婦言：「向四斗米，吾盡用矣！」夫大歡喜，餘有飯汁公嫗共飲之。須臾彷徉諸室珍寶、食穀、疋帛自然實滿，如往時當富也。須達踊躍，知佛愍念，更請佛及僧供養盡空，佛為說法皆得道迹。

（二九）

昔有長者子，新迎婦，甚相愛敬。夫語婦言：「卿入厨中取蒲桃酒來共飲之。」婦往開瓮，自見身影在此瓮中，謂更有女人，大恚。還語夫言：「汝自有婦藏著瓮中，復迎我為？」夫自入厨視之，開瓮見己身影，逆恚其婦，謂藏男子。二人更相忿恚，各自呼實。有一梵志與此長者子素情親厚，過與相，見夫婦鬪，問其所由。復往視之，亦見身影，恚恨長者：「自有親厚藏瓮中，而陽共鬪乎？」即便捨去。復有一比丘尼，長者所奉，聞其所諍如是，便往視，瓮中有比丘尼，亦恚捨去。須臾有道人亦往視之，知為是影耳，喟然歎曰：「世人愚惑，以空為實也！」呼婦共入視之。道人曰：「吾當為汝出瓮中人。」取一大石打壞瓮，酒盡，了無所有。二人意解，知定身影，各懷慚愧。比丘為說諸要法言，夫婦共得阿惟越致。佛以為喻：「見影鬪者，譬三界人，不識五陰、四大、苦、空、身三毒，生死不絕」。佛說是時，無數千人皆得無身之決也。

（三〇）

佛在世時有大富家，食口六人，奴婢金銀珍寶不可稱數。佛與阿難街里分衛，過宿因緣家。佛到其門，父母、兒子、妻婦、孫息，踊躍歡喜請佛入坐。室中但氈氍，布施食器皆以金銀琉璃。阿難長跪白佛：「此人本有何功德自致大富？」佛語阿難：「此人上世時，值飢餓之世，家中貧窮，草木枯旱，唯詣水遍採，取用係命，作羹適熟，外有道人分衛，出見沙門，父母便言：『以我分與之。』兒子、孫息各自以分讓父母令食。六人一時發意各一日食，唯恨家貧無以上道人者。緣此之福，得生天上人中，常得安隱、豐饒財物，以其發心同等故，世世共作因緣，今重相值，父母、兒子、大小一時悉受五戒，命終即生天上受福無量。」

（三一）

昔者有三人各爾貧窮，但行賣樵為業。時四月八日，眾比丘於寺中灌佛像，釋迦文佛時亦在其中作維那。三人過寺前，聞今日灌像，便入視之。三人各共發意，等持一錢著像前，各祈心願。一人言：「使我後世饒財寶，莫復令值此貧，命終得在大富家生。唯有一子，年過長大作佛弟子，常生天上人中。」一人言：「使我知作師主，治一切人病，使我大得物，命盡生耆域家，曉知醫方，治病莫不愈者，亦復生天上人中恒大富樂。」一人言：「使我後世長壽莫令短命，後生二十四天上壽六十劫。」佛言：「爾三人各有一願，世世得福無量，今此三人皆為我作弟子，得阿羅漢道。」

（三二）

世間人入海採寶有七難：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，吹船令顛倒；二者船中欲壞而漏；三者人欲墮水死，乃得上岸；四者二龍上岸欲噉之；五者得平地，三毒蛇逐欲噉；六者地有熱沙，走行其上爛人脚；七者仰視不見、日月常冥，不知東西。甚大難也。佛告諸弟子：「若曹亦有此七事：一者四面大風起，謂生老病死；二者六情所受無限，譬船漏；三者墮水欲死，謂為魔所得；四者二龍上岸噉者，謂日月食命；五者平地三毒蛇者，謂人身中三毒；六者熱沙剝爛其脚，謂地獄中火；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，謂受罪之處窈窈冥冥無有出期。」佛語諸弟子：「當識是言，莫與此會，勤行六事可得解脫。」

雜譬喻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